



菜根谣

尹学芸——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菜根谣

尹学芸——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菜根谣 / 尹学芸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10
ISBN 978-7-5302-1847-1

I. ①菜… II. ①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6348 号

菜根谣
CAIGENYAO
尹学芸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1.625
字 数 237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847-1
定 价 39.0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有一种野菜叫藟草，它的学名叫大藟。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起起牙，开紫红色的花，果实长椭圆形，全草可以做药。这是《辞海》里的话，被我随口说出来，感觉中就像我发明的一样。这是2月14日的一个晚上，一个普通的晚上。我洗完了澡，穿着棉睡袍，刚从浴室里出来电话就响了。如果沙沙在家，第一个接电话的永远也不会是我。虽然她已经上了床，还是光着脚丫跑了出来。沙沙问：“你找谁？”沙沙的脚丫佝偻着，只脚趾和脚跟着地，我都感觉出了地有些凉。我把一双大拖鞋踢给了她，沙沙套好以后才对我说：“找你的。”我小声问：“谁？”沙沙说：“伶俐阿姨。”我深感意外地把电话接了过来。我问：“你在哪？”伶俐说她在外面的饭店里，不知为什么想给我打个电话。伶俐问我刚才在想什么，我愣了一下才告诉她，我刚才在洗澡，洗澡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有一种野菜叫藟草，它的学名叫大藟，其实就是我们常

说的起起牙，过些日子它们就要开花了。我说这话时不知为什么有些惆怅。也许因为身上的这件棉睡袍。我还穿着棉睡袍呢，可我已经幻想着地头长的野菜就要开花了。伶俐问我什么时候回罕村，我又随口说，起起牙开花的时候。我说这话的时候习惯性地朝挂钟看了一眼，神思恍惚，眼神空茫，是一种灵魂出窍的状态。既不清楚自己说了什么，也不清楚看了什么。伶俐嘲讽地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变成诗人了。”这话才把我往回拉了拉，我不满地说：“我说我是诗人了吗？”

我每年都是那个时候回罕村。在田边地头走走，看羊归圈，鸡入笼。看天边的晚霞像拾柴的老者，蹒跚着下山。采一把曲曲菜、妈妈菜、燕春苗当然还有起起牙带回家去喂鸡，喂猪，也洗干净蘸酱吃。我们都爱吃野菜，我爱吃，我们家的人也都被我带动的爱吃。味有一点苦，但清神，明目，滋养脾胃。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，没有人往《辞海》里写，可个人感觉有时也非常重要。你觉得它清神它就清神，你觉得它明目它就明目。我每年的那个季节吃了野菜以后人就显得精神，脾胃就显得好，你能说这不是野菜的功劳？当然手会被染得碧绿，散发着一股铁锈味。我从来也没想明白过野菜为什么会散发出一种铁锈味，难道因为它含铁？我得承认我不喜欢那种味道，所以回家就得做个勤快人，拼命搓洗衣物，好让一双手洁净光亮如初。现在的野菜都长疯了，田间地头，渠边河沟，到处都是，又壮又高。真想现在还是童年，背着筐，提着篮，撞见那一地野菜，你猜会怎么样，会高兴得晕过去。

我饶有兴致说这些话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感到有多少趣味。我是在没话找话说。伶俐的嘲讽让我心中有了块垒，我不说一些就有点像赌气。我不愿意让她这样认为。伶俐不常给我打电话，每次打电话都不是因为有事。有事就好了，三言两语说完，各忙各的，多好。伶俐却没有什么事，好像也没有什么话。她就那样报了自己是谁，然后等着我说，然后偶尔嘲讽我一下。她就是这么个人。我说的话连我自己听起来都难受，因为缺乏热情，就透着假。透着假的话也还得说，我从不敷衍别人，但我得敷衍伶俐。有关我什么时候回罕村的事伶俐每次都要问。我怀疑，问这句话才是伶俐的最终目的。我等着。回答完这句一般伶俐就会说不打搅了，我便可以徐徐吐出一口气。可今天伶俐问完这句还有一句要问：“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”

我只得伸着头去看日历。日历从买来都没怎么翻动过，我说我不知道。我确实不知道。

伶俐幽幽地说：“是情人节。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在饭店吃了晚饭，大家都惨兮兮的。别说玫瑰了，连狗尾巴花都没人给送。”

这话让我有了兴趣。我说：“是呀，连狗尾巴花都没人给送，他妈的。”

我之所以骂这一句“他妈的”，就是想拉近我与伶俐的距离。我从小就不会骂人，而伶俐从小骂人就会花样翻新，我总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是从“骂人”这里拉开的。我还想借题发挥，伶俐说了句“看来你现在比我也好不了多少”就把电话放了，让我好长时间回不过神儿来。我想，她为什么要说这句话，她不说一

句让人难受的话就会死吗！我比伶俐好过吗？好过，肯定好过。我身材比她高，长得比她好，学习成绩比她好，总之在别人眼里一切都比她好。我这里所说的别人其实指的是罕村人，我和伶俐都是在罕村长大的。可我居然也没有人送花，他妈的！我骂这句“他妈的”可不是想拉近与谁的距离，而是有些恶狠狠的了。伶俐已经把电话挂了，话筒里传来了“嘟嘟”的忙音，表示伶俐已经在我的眼前彻底消失了，又得有老长一段时间我感觉不到她了。可她带给我的另一种感觉却挥之不去，无法消弭。我拨通了史大鹏的手机，怒气冲天地说：“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给我买一百朵玫瑰来！”

史大鹏似乎还在酒桌上，听筒里一片嘈杂之声。我恨死酒桌了，中国人除了吃饭好像就不会干别的，最起码史大鹏之流就是这样。早晨一睁眼就要盘算着中午吃谁，中午的酒菜还没全盘落肚已经在考虑晚上吃什么了。我说的一点也不夸张，史大鹏之流就是这路人。我给他起了个雅号：蛀虫，专咬别人的钱袋。可身为蛀虫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蛀虫，他还以为自己是啄木鸟，能为他人造福呢。所以史大鹏对我说话永远是理直气壮，永远的不甘示弱。他同样扯着嗓子对我大声嚷：“人家外国人的节，你慌什么慌？再说中国哪有什么情人？除了卖淫的就是嫖娼的！”

史大鹏说这些话时肯定非常得意，这一点我听得出来。因为创意好，透着精彩。而且不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。说给我一个人听他就用不着得意了。他知道再精彩的言论也休想在我这里讨得口彩，我讨厌他的虚张声势。他是说给酒桌上那些狐朋狗友听的，

而且那些狐朋狗友中没有他的上司。这我可以肯定。

我骂了一句“混蛋”就把电话挂了。当然是小小的温柔的一声，只有史大鹏一个人能听得见。我当然不会傻到在电话里跟他吵，在他的同事和朋友眼中我们是一对鸳鸯，一对老鸳鸯。我们得保持这种形象。过了一会儿，史大鹏又把电话打了过来，口气温婉地说：“所有的鲜花店都只卖盆景，这个我比你清楚。有玫瑰也是烂玫瑰，他们的保鲜技术都不过关。你需要几枝烂玫瑰做礼物吗？想一想就俗。”我清楚史大鹏在说谎。我说：“又犯哼哼教导瘾了？”史大鹏干笑着说：“没有。”史大鹏对好多字的读音都掌握得不准确，我和女儿经常为此嘲笑他。我问他有没有喝高，史大鹏说：“我能喝高吗？喝高的不是你老公，都是别人。”没办法，敢于自我膨胀的人从不放过任何机会。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史大鹏小声说：“我还得去花店呢。”差点把我逗笑了。我故意小声嘟囔了句什么，连词也没有，惹得史大鹏一个劲儿地说：“你大点声，大点声。”

史大鹏从外边回来已经是晚上十点。史大鹏晚回来我不生气，不买玫瑰我也不生气。相反，他买了玫瑰我可能真生气。那种感觉有些微妙，不太好对人言。可我心里不生气不代表我脸上不生气，我面沉似水，故意把手里的《晚报》翻得哗啦哗啦响，我习惯做出这个样子给他看。史大鹏脱了外衣换拖鞋，又给自己泡了一杯茶。史大鹏泡茶讲究用滚水，所以水都是我提前几分钟烧好的。史大鹏用手一试水温，就知道我几分钟前还在为他忙碌。史大鹏把茶杯端在手里，放到我唇边说：“喝点。”

我挡了他一下：“别烦我。”

史大鹏说：“还真生气了？”

我不理他。

史大鹏拉长声音说：“女人啊！”

我说：“没有女人哪有你？”

史大鹏说：“你这话叫抬杠。你说，你这话是不是抬杠？”

他在床边坐下，把我手里的《晚报》抢走，哼哼教导说：“你们女人就是容易被诱惑。一个外国的情人节有什么好，值得得生气？就是送你一万朵玫瑰你又怎么样，还不是照样做饭洗碗看孩子。活得好不好不在这天有没有花送。话又说回来，就是天天送你玫瑰然后再一天打你一顿你也不会感到幸福，是不是？别狭义了。”

我瞪了史大鹏一眼，懒得接他的话茬儿，可还是不得不接：“那叫狭隘。”

史大鹏说：“我还不知道那叫狭隘？逗你玩。”

我说：“哼哼教导也是逗你玩？”

史大鹏笑了。说早晚有一天那俩字会念哼哼的，你等着瞧吧。

史大鹏是个复转军人，他习惯称自己是老粗。自己没情没调，也看不上有情有调的人。所有有情有调的事到他嘴里统统无情无调。他对所有的大小情调都不屑一顾。有时我说他不懂浪漫，史大鹏会这样回答我：“浪漫能当日子过不？”

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浪漫当然当不得日子过。相信每一个年过三十五岁的女人都有同感，光浪漫没法过日子。可哪一个年过三

十五岁的女人不需要些浪漫呢？如果你需要，你就照史大鹏说的去做。史大鹏说，你就当自己没钱买米，房顶漏雨，还没钱给孩子交学费。走到街上看见五毛钱硬币也猫腰捡起来，说是为了收藏。自己心里还说，亏不亏心。想到这些你就什么浪漫心思也没有了，这是治疗动辄就想浪漫的那些人的一剂良药。

我问：“工资呢？”

史大鹏把工资袋拿了出来。他们已经开始打卡了，但额外还有一些补贴用现金的形式发下来，我喜欢这种用现金的形式。

我眉开眼笑地说：“这月怎么这么多？”

史大鹏说：“你也就见钱眼开，还玫瑰呢。”

我没有心思说什么了，数钱。我数钱的工夫史大鹏已经洗漱完了，史大鹏的洗漱可简单了，我不用看都知道，咕咚咕咚漱漱口，用凉水冲冲脚丫子，完事。他喝多了酒总是这么敷衍。

让史大鹏说对了，我就是个见钱眼开的人。我一个下岗女工，也只有见钱眼开了。再不见钱眼开我就是傻子了。我可不想当傻子，那样史大鹏会卖了我。可以这么说，我全部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数史大鹏工资的这一刹那，数完后的感觉告诉我，生活还可以。

只不过我不会把这种感觉告诉任何人，包括史大鹏。他可以看见我眉开眼笑，但他永远不会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。

女人就是这么复杂，复杂点好。

我在公司里下岗了，并不代表我在生活里也下岗了。我数男人的工资时想的是这工资其实就是发给我的。男人只不过是给女

人打工的，男人把钱挣来，就是为了让女人数。

史大鹏往床上爬的时候我已经开心了。我一开心就有心情说笑话：“怎么知道今天是情人节？没给别人送花吧？”

史大鹏说：“崔厚容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，想起来我也不会当回事……她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？”

我差点问出“崔厚容是谁”。吃惊地说：“伶俐给你打电话了？什么时候？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史大鹏说你这个样子好像在审查我，什么时候打电话重要吗？说了些什么重要吗？慢说我还跟崔厚容有亲戚关系，她就是一普通女人我们通电话也不犯法吧？况且她在电话里也没说别的，只是提醒我今天是情人节，提醒我给小茹送花。我差点问她小茹是谁。

我没有心情开伶俐的玩笑。史大鹏说自己和伶俐有亲戚关系是顺竿爬。我说：“是呀，多想不认识这个小茹。”

史大鹏装模作样说：“我想了半天，谁叫小茹呢？名字像个村姑。想来想去才想起是你。冯诺多雅。”

我说：“我本来就是村姑，嫌了就说话。”

史大鹏连忙说：“不嫌不嫌。”又拉长声音说：“哪敢嫌啊！”就抻了《晚报》盖在了脸上。

我捏他的鼻子又揪他的耳朵，史大鹏一动不动。不一会儿，呼噜就像打击乐一样蔓延开来。

史大鹏睡着了。

男人都是贪睡的虫子，瞌睡来得比耗子跑得都快。这一点真让我羡慕，我一年到头兢兢业业地睡觉，可没有哪个觉能让我睡好。我知道是因为我白天睡得太多了，可如果不是因为我夜里缺觉，白天哪里能睡得着。我下岗都六年多了，也就睡了六年多了。不睡觉我去干什么呢，一点事情也没有。我唯一可干的事就是看电视，你不知道现在的电视多好看，那么多台，总有播现代情感戏的。一看那种电视连续剧我就来精神，连电话都懒得接。我也知道找我的电话也没有什么好事，都是我的那些一同下岗的同事，讲闲话的。

我们的闲话主要分三类。一是对腐败不满，公司都倒闭了，公司领导还坐着豪华车，真是不管工人死活。大家总在商量找个什么部门去上告，都商量六年了，还没个结果。二是对平淡的生活腻歪了，探讨找个什么样的人做情人。三是有关赚钱方面的，如何出最小的力，赚最多的钱，最好能空手套白狼。其实这些都是白日梦。一开始下岗时我也对这些问题津津乐道，拿起话筒最少也要聊上半个小时。后来就提不起兴趣了。史大鹏不让我参与公司上访之类的事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找到了不让生活腻歪的方法，就是看电视剧里的别人找情人。其三，史大鹏不让我出去找事做，他情愿养活我。有了这三点你想我还有什么好说的。

每个晚上都是我脑细胞最活跃的时候。与晚上相比我白天的状态就像一个傻瓜。除了中午和晚上两顿饭让我略略动动心思，其他什么都不想，也不做。有时候居然是这样：沙沙都已经放学回来了，我还蒙着大被做白日梦，我的那些白日梦都与电视剧有

关，我也是电视剧里的人物，被人追或追别人，都很有趣。这个时候我就怕醒来，拼命让自己往梦境的深处沉。如果不是沙沙回来这真的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，我依靠此种办法为自己的无数个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我喜欢圆满。可沙沙不喜欢，她会用卷起来的《晚报》抽我的头，同时大喊一声：“呔！”《晚报》是史大鹏的单位订的，有一份被送到了家里。“你不是爱看报吗？”要说史大鹏的细心没人能比，当然那个时候我还爱看《晚报》。现在早不看了。我每天穿着睡衣到外面报箱拿报纸是一种习惯，报纸的用途是抹油渍、包东西，眼下又成了沙沙手里的武器。

我连回味和停顿的时间都没有，“嗖”地跳下床，直奔厨房。这个时候我只能给沙沙煮方便面，放虾仁，放火腿，放鸡蛋，放得沙沙眉开眼笑。这个时候我多感谢方便面，多感谢沙沙爱吃方便面。可平时我是绝对禁止她吃的，我像每一个负责任的母亲一样，觉得方便面缺乏营养。沙沙吃完饭要自己洗碗，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上床了。我在床上指挥沙沙换鞋，因为下午没有体育课。戴红领巾，沙沙有进家解红领巾的习惯。喝白开水，带上水果或酸奶，然后再嘱咐她靠着路边走，横穿马路要当心。我们家离学校很近，直线距离不超过一百米。有条小路横插过去，沙沙抗议我送她。沙沙为我掩好房门关好大门，我的眼皮就已经睁不开了。

我常想，晚上的我不是一个寻常人，根本就不像下岗女工。我能追忆起许多事，我每个晚上追忆的内容都能写一本书。史大鹏睡着以后这段时间我是最精神的，别看手里拿着《晚报》，其实一个字也没看下去。我在想有关伶俐的事，想着想着就笑出了声。

伶俐不但给我打电话，还给史大鹏打电话，什么意思？她让史大鹏给我送花，还有比这更好笑的事吗？也多亏史大鹏没买，买了我也给扔垃圾箱里。倒不是我对伶俐有意见，而是我对玫瑰花有意见，这么买来的玫瑰肯定不愿意见我。当然，我也不愿意见它。我紧着为自己的促狭找理由，想那玫瑰是一个小女子，被别人拐弯抹角买来送我，能喜欢我？不谋害我就罢了。我七想八想的时候就想到了从前，我和伶俐的小时候。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多大？刚出娘胎。

我和伶俐从娘胎出来就在一起，我们住前后院，我比她大三个月。大这三个月非常紧要，伶俐出生的时候我都会笑了，当然这是次要的，主要的是伶俐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她妈忽然死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伶俐就在我家炕头占了一块位置，但没吃过我妈的奶。我妈的奶连我都不够吃，根本没有多余的喂她。我常常能感受到伶俐那可怜巴巴的眼神，吮着一根手指。头发枯黄，面容憔悴。那时的伶俐主要吃我们家的小米面，尿我们家的炕。我妈给我洗头的时候也给她洗，也给她做棉衣棉裤棉鞋。

七岁那年我和伶俐都已经是大姑娘了。看见瘸老太从家里出来我赶紧跑过去扶。瘸老太说：“瞧人家小茹多懂事，像个大姑娘。”伶俐说：“我就不像大姑娘？”瘸老太说：“你哪像？鼻涕都快过河了。”伶俐使劲一吸溜，一条鼻涕虫就不知去向。伶俐说：“瘸老太我操你妈。”瘸老太耳朵背，没听见，问：“你说啥？”伶俐把嘴凑到瘸老太的耳边，大声说：“瘸老太我操你妈！”

瘸老太纸哨似的声音就在罕村上空响起来了。呜呜咽咽，断

断续续，忽闪忽闪，像将断未断的琴弦，但绝对有穿透力。罕村的犄角旮旯都听得见。她喊崔婳子，说你家有人揍没人管的小畜生，我望九十的人了，还挨她的骂，你们也不怕天打雷劈。时辰不大，伶俐的哭声就在村庄的某个角落响了起来。崔婳子是个很有力气的人，打起孩子来往死里打。打得再狠伶俐也不讨饶，她不但骂瘸老太，还骂她爸，骂她死去的妈，骂周围看热闹的人。打到最后崔婳子的力气使完了，周围看热闹的人给骂走了，伶俐从地上爬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到我家来，让我妈给做碗片汤吃，好像挨打还有功似的。

伶俐还会搬弄是非，说挨打纯粹是因为我。是我让她去骂瘸老太的。我妈其实并不信伶俐的话，但也拿把笤帚疙瘩满院子追我。我是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早逃得远远的了。

后来伶俐有了后妈。平心而论伶俐的后妈不赖，管她饭，还把她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可伶俐总也不说她后妈好，说她偏向。吃粥的时候让伶俐吃糗的，给弟弟小兵吃稀的。喝汤的时候让伶俐喝稀的，给小兵吃糗的。我妈听不明白，问稀的怎么糗的怎么。伶俐说这还不懂，粥是棒子面熬的汤是白面做的，要不怎么是后妈呢。

我妈说，伶俐是个人精，将来怎么得了。

伶俐只比我小三个月，可看上去却像小三年的。伶俐不说她爸婳影响了她，却反复强调是因为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还要受后妈的气，否则她的个子肯定比我高。每天晚上放学都是我们俩结伴去采猪草，不管因为什么我们俩总争论得天昏地暗。有一天，我

们坐在麦田的畦埂上，难得的心平气和。那天我们跑了很远的路，采了满满一筐猪草。伶俐问我：“要是让你做猪草你愿意做哪一种？”我想也没想，说：“曲曲菜，猪爱吃兔子也爱吃。”伶俐说我：“傻，猪爱吃兔子爱吃有什么好。”我问伶俐愿意做哪一种。伶俐骄傲地说：“起起牙。谁都爱吃，但谁都不敢采，扎手。”我的面前正好有一棵起起牙。我踢了它一脚。我不是踢伶俐，而是踢起起牙，我不待见它。有一次，一棵老起起牙的黑刺扎进了我的手指里，妈用一根钢针把我的皮肉挑开了，才找到那根刺。我恨死起起牙了。伶俐却以为我在踢她，瞪了我一眼，把那棵起起牙捏在手里，说：“看，它要开花了。”我嘲笑说：“它开的花也叫花？”伶俐气红了脸，提高声音说：“咋不叫花？你开个花给我瞅瞅！”我知道伶俐犯浑了，我可不怕她。我说：“你凭什么让我开花？我开花就比它好看。”伶俐哼了一声，说：“这可不一定。早晚有一天起起牙开一朵磨盘大的花，气死你！”伶俐边说边背起草筐走了。脚步一蹶一蹶的，心比脚走得更快。

我嚷：“你让它开一朵磨盘大的花给我看看，痴心妄想！”

那天我一个人在田埂上坐了好长时间。我愤懑的心情像长河落日一样又大又圆。我不理解伶俐，她怎么会愿意做一棵起起牙呢？可以这么说，我的伙伴们没人喜欢起起牙，所有采猪草的人都没人喜欢起起牙。起起牙从地里钻出来就有刺，扎手。如果不是没有别的野菜可采，谁都不会把它捡进筐里。起起牙还爱老，几天不见就成白毛老头了，朝天顶一朵紫颜色的花。那花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，可就是管它叫花有点抬举它。没有花瓣，也没有

花蕊，就是有一缕须样的东西戳在花萼里。遍地都是，可谁都不会多看它两眼。我不明白伶俐怎么会对起起牙感兴趣，就是地上的野菜都死绝了，我也同样不喜欢它。

我们许多年形影不离。我们在一块基本上就一件事情可做，那就是吵架。我们吵架的理由五花八门。因为蒲公英的种子能飞多远。我说飞不过村边那条河去，伶俐说能飞到河那边的马路对面去。或者因为小鸡有没有爸爸。我说有，伶俐说没有。伶俐说小鸡有爸爸也如同没爸爸，因为它们见了面根本就不认识。可我家的公鸡是认识它的小鸡的，一旦老猫欺负小鸡，公鸡会爹起翅膀扑过去，不是父子关系根本就不可能。可伶俐却说是因为它们都是同类，公鸡是不是爸爸都会这么做。一条狗追另一条狗，我说它们是去抢骨头了。而伶俐却说它们在谈恋爱。反正我说什么伶俐准说不对。我生起气来什么也不说，伶俐反说我傻，什么也不说就说明你对了？

我还得说。

我们真的就是一对冤家，一起上了许多年学，参加工作时又应聘到了同一家公司。那么大的城市去哪里不好，可我们就是有缘分，来到了同一家国有企业，巧合的是我又比她早了三个月。伶俐与小时候相比有了很大变化，她是我们公司最时髦的人。市面流行什么服装，她很快就能穿在身上。伶俐还喜欢穿裙子，一年四季都穿。什么样的裙子配什么样的鞋，什么样的包，别什么样的胸针都非常讲究。我总纳闷她这一套都在哪里学的，我们形影不离那么多年，我对这些却一窍不通。公司里的人在很长一段